橘黄醫談

下

橋黄鑿談

下

橘黄醫談卷下

尾臺逸士超 著

君子仁恕之德以愛人寛弘之量以容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玄同彼我混一人己故能成己之志又能遂人之志

掩人之美飾己之陋媢妒彼之長誇我之拙是古今之通弊小人之常情也苟不驅此病尽則是非之心交戰於方寸之間栄辱之念相争于不言之中而卑汚奸匿之行無所不至焉大抵醫人之會于病家也設城府立崖岸屹々相軋議論未既病人已

死、使病家謂醫人無益於解厄救危焉、夫疾痛之苦、不離斯須死生機候在瞬息、而恝然坐視、卒術之老樞、論道之異同者、豈醫人之任哉、不可不慎也、

世醫有小才識、則謂我以睿明之才、特達之識、通尽古今之書、勘破諸家之論、天下無若我者、乃下帷揮麈聽、然自號師匠、遂廃棄刀圭、從事雕蟲、終身兀々與書為仇、竊先哲之土苴、襲古人之糟粕、以詡蒙昧無識之徒、而不復致思於治疾之上、何以能得會應変倉急之機宜、而乳臭之児、黄口之子、

瞞世誉、信虚名、仰為先生、奉称函丈、則彼亦益傲所驕縦、豈不可笑之甚耶、眎其所以提誨後学之徒、々事無用之穿鑿楮上之空論、醉生夢死于陳篇敗冊之間、而為足焉、所謂蠧書生者、非邪、業醫者、深以是為戒、精読古人方法、験諸実地、参諸活処、自得其機緘、以救人之疾、若可謂真醫也已、

言者不知、々者不言、此言可以鍼炳利口之舌矣、諸家者流、雖有細辨其義、巧説其理者、善行其事能就其業者、豈有幾也、如吾医流亦然、観世称大家者、博渉備群籍、別立自己之意見、作高妙之説、驚

精微之辨、以駭人之耳目、其論非不新奇、其言非不痛快、然其所主、專在論説、而跡事實、是以至治療施設、徒守常度、而不達機宜、泥方法而不通權變、不為趙括之徒者幾希、何以能起無死救夭札乎、比之忠實之士、親履其地位、而自得開闔之機者、固不可同日語也、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已、学者勿執文字之蹟而遺道之真矣、

鑒事二焉、曰法、曰略、法也者、本也、經也、正也、略也者、末也、權也、奇也、二者相為表裏、故無法、略無所乎施、無略、法亦為徒法焉、是以為医者、知法而不知

畧、則不能護收應之義、知畧而不知法、則不能持不動之安、若能守常以制變、經權迺施、奇正相救、醫之能事畢矣、

東洞先生曰、醫之学也方焉耳、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夫医之為術也、博矣大矣、然要在知其方治其病也已、故方意不可不詳、方用不可不精、薬能不可不明、善詳方意而後方用可精、善精方用而後薬能可明也、雖然未知薬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乎、是薬徴之所由作也、故善読薬徴則薬能明、薬能明則方意詳、方意詳則方用自在、

矣、可以解痼矣、可以起痾矣、藥徵之書、所以不可不日夕講究也、惜乎、修夫刊行之日、校讎疎漏、間有謬誤猶脱、余採重校藥徵三巻、將近日刊行問于世、

方極、類聚方、二書、其明方意、詳藥能、而示方用者、彰著適切、與藥徵爲鼎足之書、唯方極文過簡約、類聚方删極嚴刻、故雖病名病症、無益于事實、而有害乎方用者、悉加批削焉、蓋先生急乎濟時弊、勞之所以至也、雖然欲釐正歷代涂習之弊、則非立大見識起大議論、而排斥笞擊不能也、世医動輒

以矯枉過直、悪咽絶食以毀訕先生者、未足以為先生也、亦不知先生微意之所在耳、

鶴先逸、以出藍之才、研究古医学、撰次師説、著医断、以辨駁後世迂僻虚妄之説、其言簡精、足以牖未学、惜乎不幸短命而死矣、雖然医断一巻、永為疾医之宝筏、則所謂躬已而道存、骨朽而名不朽者、豈不一大事業乎、

新崎文菴古方大意、為童蒙無学之徒所著也、故其論説亦主卑近簡約、学者或謗膚浅、可謂不知医林矣、其方術精良、在吉益門下、所称多得也、嗟其

説万病一毒處、不与師説契、貉丘先生業已有其論焉、見于四始先生古方大意跋語中、

田中栄信読蔵志論、極挙山東洋之病瑕、掊撃不假餘力、使東洋再起尚無所措辞焉、然其実議論之過激、未必不失中正也、雖辞辯痛快、文字遒勁、自有不可磨滅者、

畑惟和、斥医範、欲以巧言強辭壓倒懾氏也、然其論皆舎事実、覓空理、飾言誣人、衒文争勝耳、豈知医術之真者乎、栄信辨斥医範、言論雖稍欠精微、尚足以排斥其詭謀矣、況其慷慨憤懣之気、同盟之

士、所不能企及于當時即徵恩仲、吾恐世之狡兒、殆尚利口无逕閭也、恩仲之業、可謂盛舉矣、

東洞先生、始唱疾医於京師也、天下豪杰振起趨之、以贊翼其業、將之風雲應龍虎、実千歳一會、可謂極其盛矣、先生沒後、高足弟子随謝世、疾医之道漸将衰矣、獨豁丘岑先生、屹然樹旗幟于江都、卓高大於芙蓉、一时英戈出于其门、疾医之道於是乎復興、先生持傾扶顛之功、可謂大矣、以先生之德邵高、門人或請其著書、先生乃曰、先師作業徵、明業能、擬方極類聚方、審方意、以示方用、鶴氏撰

述医則、明疾医之道、其論詳而盡矣、善讀其書而施之行事、運之機活、治術之道則有餘、亦何著書之為、先輩著作不幸存于今、受大方之姍笑者、多矣、余常恥之、豈復傚之耶、嗚呼先生可謂能守師敎奉師道、以憾名利之徒矣、老子曰、知者不言、其先生之謂歟、

谿丘先生曰、為医者、威儀動作不可不嚴、言語説談、不可不謹慎焉、動作不嚴、人則輕之、言語不謹、人則侮之、苟見輕侮、不獨病者不信、受病毒亦隨而不動也、故假使方能命中、何以能得其治乎、医

不反求之於已、却致徒於薬剤、胸中紊亂、日易其方、所以益不得治効也、是故欲為良医者、言行不可不謹厳也、夫医之臨病者、譬於将卒之向敵陣也、大敵不懼、小敵不侮、及的知其利害形勢也、以神速之兵発之、奔馬之激逐之、破竹之勢、制機應変、不誤其度、其而後其勝可必、其功可期、故病者之見医、而仰之也、如秦餘之民迎劉項、其怖刀圭也、如干将莫邪之觸胸膈、薬剤之入口腹也、如軍卒待将之指揮縦横于敵陣也、勢如斯則豈謂不治乎、蓋其人自非方伐乱膽略恢廓言行謹厳、

能得如斯乎、経曰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聖言誠然、医其可不讀経書乎、

東洞先生河豚魚賛曰、獣名而魚、毒何之神、毒々于毒、不毒于人、况医事或問南涯氏刊行東洞遺稿、改作毒之何神、覺一層之佳、頃者覧豁丘先生書於石顛公所畫河豚圖上者、作何毒之神、僅下上一字、其妙始極矣、揩字之不可苟如此、

傷寒論、則或若設三字、其意義明矣、而後人多々不得其旨也、或者有疑之辭、未定之義也、故無證容證、必冠或字、謂或有此証、示此方治之也、故證之

与藥、不必一〻的對、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眞武湯通脉四逆湯理中丸四逆散可以見矣、如其加味法、疑王叔和所攙入也、若者如也預及之辞、必冠餘證、故曰若云〻、必加對症之藥、如若嘔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〻類是也、其它如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二麻黄一湯亦同、如曰若発汗若吐若下若温鍼亦預言及之辞耳、又有轉移之義、如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姜湯與之、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与

之是也、設者虚設之辭、如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之、類是也、三字意義之異、豈不明白乎、方極中、或者多謬用、益田宮竜品丘明之疎漏耳、

将息、消息同、叔卿撰曰、将息斟酌之意、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曰、楽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脱然愈、復損一飯則脱然愈、復加一衣則脱然愈、復損一衣則脱然愈、何休注曰、脱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也、合二説、其義益晰矣、按周禮曰、疾医掌養萬民之疾病、賈公彦曰、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

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又曰、以五味五穀五菜養其病、鄭玄曰、養猶治也、賈公彥曰、病者須養之、故云養猶治也、又按禮記月令消息、鄭玄曰、陽生為息、陰死為消、莊子消息盈虛一晦一朔、以消息為增減斟酌之意、蓋本于此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予嘗曰、此方去桂二字可疑矣、太陽篇瓜蒂散條曰、病如圭支證、頭不痛項不强、是頭痛項强、本桂支湯證也、今雖用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

翕々発熱不止、是桂枝湯證依然仍在、何得去桂枝、況無去主薬之理乎、若去主薬、譬猶無君軍無將也、何以得統行政令建功勲乎、是以如夫桂枝去芍薬湯桂枝去芍薬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薬加皂莢湯桂枝去芍薬加麻黄附子細辛湯桂枝去芍薬加蜀漆竜骨牡蛎湯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湯木防已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其所去加不過臣佐薬品、可以見矣、近讀徐靈胎之説、与余意合如符契、益信鄙見之不謬焉、成聊攝亦曰、頭項強痛、翕々発熱、雖經汗下、為邪氣尚在表也、今外證

朮羅、無汗、小便不利、心下滿微痛、則爲停飲、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苓朮以利小便留飲也、然則成氏爲注時、無去桂之字也、明矣、又按、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金匱脉經玉函千金翼、皆名朮附子湯、外臺秘要、稱附子白朮湯、倶似不失古義、

発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方有執曰、更行、猶言更用、澍穆曰、戰國策云、君其行之、注曰、行猶用也、按漢書高祖本紀云、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猶付與也、合二説、其義益晰矣、或曰行謂行発汗法、不知何據、

奔豚之説、古来紛々、而率皆五行五臓之説、非切実之解、正珍因王子接之説、牽強為説、亦未得適当、不可従矣、藤田大信曰、奔豚者、言悸而衝逆甚之状也、金匱要略曰、奔豚病、従少腹起、上衝咽、発作欲死、復還止、豚与遯通、古字通用、馬融長笛賦山水猥至、滈瀑噴沫、奔遯碭突、嵆康琴賦、従横駱繹、失遁相逼、可以徴矣、然説得之、撰、呉崑注素問陰陽別論息賁曰、賁奔同、息奔者、息気奔迫也、斯亦可以并発奔豚之義矣、

心中懊憹結痛、香豉所主治、而梔子佐以成其功者

也、若有燥屎而見懊憹之狀者、宜大承氣湯、所摂
曰、懊憹者俗謂胃突是也、蓋心中憒悶不可名狀
之義、其症雖有虛實之異、皆胸中熱熖之所致、故
其肖狀也、煩心熱躁憒悶不安也、診候之際宜體
認、

梔子豉湯方後、有得吐者止後服六字、張隱庵曰、得
吐者止後服六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
于此也、此說誤矣、按枳實梔子豉湯、枳實梔子大
黄豉湯、皆有香豉而無得吐云云語、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姜湯無香豉而有云云語、要皆轉訛耳、不

與事実之徒、尚有以為吐剤者、真可悶笑矣、觀其嘔者加生姜、少気者加甘艸、及用之於汗吐下後虚煩之証、可以確知其非吐剤矣、

呼吸短促、謂之短気、呼吸微弱如将絶、謂之少気、少気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前漢書龔勝傳、

默々、爵結皃、漢書匡衡傳曰、默々不自安、又作墨、賈嬰傳曰、墨々不得志、又作穆、東方朔傳曰、吳王穆然、又作繆、管子小問篇、公遵遁繆然、喻昌曰、默々昏々之意、非静默也、蓋本于荘子至道之極昏々默々、宋板作嘿々、而默々為正、

喜嘔、喜噎、喜忘、喜悲、傷喜、驚呼之喜与憙通、数屢之
意、漢書蓋寛饒傳曰、深刻喜陷害人、又東方朔傳
曰、喜為庸人誦說、又抵當滿倦、滿穀善饑之善亦
同義、襄公八年、左傳曰、慶忌之馬喜驚、正義曰、善
驚謂数驚也、其它如詩衛風淇澳篇、善戯謔兮不
為虐兮、鄘風載馳篇、女子善懐、漢書王尊傳、京兆
善漏泄人事、龔遂傳、郎中令善醜人、皆数屢之意
也、故顔師古注、溝洫志、所善崩曰善崩、言憙崩也、
金匱素問多喜善字、義皆同、
桂枝去芍薬加蜀漆竜骨牡蠣湯證曰、驚狂臥起不

安、成本誤作起卧不安、諸本兼訛不正、正珍曰、古人唯有卧起之語、未見起卧之語也、梔子厚朴湯证曰、卧起不安、漢書蘇武傳曰、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尽落、又金日磾傳曰、日磾两子云〻昭帝略同年共卧起、黄庭堅詩曰、卧起一床書共説是也、按金匱狐惑病篇、甘草瀉心湯條曰、卧起不安、又水氣病篇曰、如蚕新卧起状、又後漢姜肱字伯淮、列傳四十三彭城廣戚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但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皆可证也、

抵当湯、正珍曰、爾雅釋虫曰、蛭蝚至掌、名医別録曰、

水蛭一名至掌、太平御覧引本草経曰、水蛭一名至掌、又考之字書、抵通作抵、紙郎二音、撃也、觸也、為也、至也、乃知其訓抵為至、亦因同音、然抵当即抵掌之訛、而実為水蛭之異称矣、此方以水蛭為君、所以名抵掌湯也、若其不直言水蛭湯者、蓋汚穢之物、不欲斥言、殊取其異称耳、猶不言人尿湯、而言白通湯也、可以備于一説矣、

大陥胸丸、用之結胸証甚無効、故東洞先生、晩年直以湯方為丸用、其効大勝、蓋取義於抵当丸程中丸耳、然如痰喘咳嗽、胸背攣痛者、旧方為佳、按此

方千金方、名練中丸、治宿食不消大便難者、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云々、心下因鞕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剤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按若不結胸至發黃也、茵蔯蒿湯證也、發黃也下、恐脫茵蔯湯主之六字也、觀陽明篇茵蔯蒿湯條、而可見矣、

剤頸而還、古來無正解、正珍引周禮質剤、立說、而非正當之解、丹波元簡曰、剤々限之義、而還猶謂以還、言剤限頸以還而限汗出也、脈經有剤腰而還之文、又尸子曰、莒君有名蕉原者、廣尋長五十步

臨百仞之谿、莒玉無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玉也、劑頸、劑腰、劑踵隂限劑之義耳、按劑与限通、限者限也、列子湯問篇曰、百年壽之大限、又曰不知際畔之所限、可以見其義矣、

心下痞按之濡者、大黄黄連瀉心湯主之、方有執曰、濡与軟古字通用、濡言不鞕不痛而柔軟也、痞言氣隔不通而否塞也、按千金翼方作按之自濡者、自字下得好、

傷寒発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

胡湯主之、医宗金鑑、改下利、作不利、正珍辨之曰、
凡論中之不利者、皆以小便言之、且必以小便二
字冠之、未見其単言不利者也、按太陽与陽明合
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由是考之、
此章下利之上似脱不字、当補之、金鑑固失之、正
珍亦未為得也、何者果如其言乎、与小柴胡湯証
何別、蓋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邪熱入胃者也、
故能馳其邪熱、則其証自治、試挙其徴、曰自利清
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宜大承気湯、又曰、
下利按之心下鞕者、宜大承気湯、大陽病云々、心

下愠々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満、欝々微煩者、與調胃承氣湯、是邪熱甚者也、其人欲自利、雖利心下續堅満、半夏甘遂湯主之、下利嘔逆云々、心下痞鞕満、引脇下痛、十棗湯主之、是水飲結心下者也、可見下利而心下鞕者、心下愠々腹満微煩者、心下堅満者、心下痞鞕満嘔逆脇痛者、各審病之輕重暴漸、与証之緩急劇易、以消黄戟遂之剤、驅逐蕩滌之、則下利自治、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証候之標本、治療之樞機、豈拘執之徒所能知哉、下利有此方、不問汗後下後、但當隨腹症与熱

勞與之、大柴胡湯、桂支人參湯、甘草瀉心湯、生姜瀉心湯、六物黄芩湯、皆治心下痞鞕下利、而其所以也元自明了、然亦有施設難立斷者、須甄辨、勿誤鑒、

桂枝甘草附子湯方後曰、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爲妙、玉函作爲始、誤矣、廣韻曰、妙好也、蓋爲妙、猶言爲好也、按徐彬金匱論注、沈明宗編注、並作爲佳、義亦通、玉函作甘草三兩术三兩、外臺亦作甘艸三兩、俱是、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也、白虎湯主之、林億

以此文為寒熱之差置證、以熱結在裡、表裏但熱之文、按厥陰篇曰、傷寒脉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亦可證也、又按、脉浮滑下、疑有脱文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発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内竭、雖鞕不可攻之、云云、宜蜜煎導而通之、雖鞕上玉函経有大便二字、是正珍曰、自利當作不利、傳寫之譌也、故下文兼之曰、此為津液内竭、証以大陽篇大下之後、復発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之文、其説極是、但謂論中小便自利為常、不利為病者、亦謬誤之甚者也、夫自利也、不利也、均皆失常

之謂也、不利者、不快利也、自利猶曰不禁也、故不利自利、倶治之、用朮苓姜附之屬、如朮附子湯苓姜朮甘湯、甘艸乾姜湯越婢加朮湯豈不明晰乎、其它如自汗自痛自利自下利之類、其義皆同、已名以自、豈可謂之常乎、不思之甚、

喜唾久不了了、表解不了了、後不了了者、溺尿而解、晝日明了、夜而煩躁、按楊子方言曰、了快也、然則不了了、猶言不快然也、又慧也、目中不了了、謂眼睛朦朣不慧然也、金匱驚悸篇、有目睛慧了、語可以見矣、方中行、注目中不了了曰、了了猶瞭瞭、蓋

本于孟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之語、
病人藏無佗病、自利不渇者、以其藏有寒故也、及藏
厥藏寒等之藏、蓋泛指腹部為言也、後漢書華佗
傳曰、彭城樊阿、從佗学、阿善鍼術、凡医咸言、背及
胸藏之間、不可妄針、〻之不過四五分、而阿針背
入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可以徵
矣、藏躁藏堅癖之藏、即子藏也、
少陰病云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
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
者、眞武湯主之、按或小便利、玉函経、作或小便自

利、小便不利、自利、與朮苓姜附所主治也、蓋以玉函為是也、又按或下利當作或不下利、對上文自下利立言、否則語無落着、其脱不字者、鄙予晰矣、

竹葉石膏湯、外臺秘要引集驗方、有生姜四両、此方治氣逆欲吐者、宜從集驗方、

金匱血痺篇曰、酸削不能行、又曰、四肢痠痛、酸削、巢源作痠痟、千金作酸嘶、外臺作酸削、又素問骨空論曰、脛痠、氣交變大論曰、肌肉瞤酸、集韻曰、痠音酸、疼也、博雅曰、痠、痛也、然則酸痠、與疼痛之義也、而金匱水氣病篇曰、大陽病、脉浮而緊、法當骨節

疼痛、反不痛、身體反重、而酸、由是觀之、酸不特疼
痛而已也、劉熙釋名曰、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脚
疼力少、遜遁在後、以遜遁者也、消弱也、如見劉削
筋力弱也、劉釈、雖迂也、古来相傳之説、未可全廃
也、或曰、酸、脚痿痺也、削、瘦削也、此説殆似允当、又
唐宋詩中、往々有漆酸、腰酸、足心酸、馬足酸、脚酸
麻等語、合而考之、其指痿弱痺痛者、晰矣、又按、廣
百子曰、悲痛曰酸、是酸、泣酸、鼻悲酸、凄酸、離別酸、
雨聲酸、角声酸之酸、而愁悼哀感之意、与病証所
言、其義自別、不可不知也、

鄭元、注周礼痟首疾曰、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賈公彦曰、言痟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也、鄭氏以痟為酸削者、未知其據、

痰字、傷寒論内經爾雅説文並無之、金匱要略、偶有痰飲字、然脉經千金翼所引、倶作淡飲、程林亦詳辨金匱之訛誤、則當以淡為正矣、傷寒論、金匱要略、或謂之飲、謂寒、謂寒飲、又謂寒氣水氣也、今取徴於二書、以見余言非和僻焉、如短氣有微飲云々、（茯苓杏仁甘草湯八味丸、）脇下偏痛発熱、此寒也、（大黄附子湯、）自

利不渴者、以其臟有寒故也、(太陰篇曰、宜服四逆輩、玉函無服字、脈経作宜四逆湯、是、)胸中云々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瓜蒂散、)喜噦不了々者、胸上有寒、(理中丸、)中焦上有寒飲、乾嘔者、(四逆湯、脈経第七不可吐篇、引此條、焦上作焦下、)腹中寒氣雷鳴切痛、(附子粳米湯、)寒氣厥逆、(赤丸、)心下有水氣、乾嘔発熱而咳、又曰、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発熱不渴、(小青竜湯、)方後曰、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可見水氣即寒、々即寒飲矣、蓋乾嘔寒飲所発、如膈下有寒飲乾嘔者、(四逆湯、)可以徴矣、今以寒飲去、故乾嘔止而発渴也、又如支飲、(十棗湯、防已湯、葶藶大棗湯、懸小半夏湯、苓甘姜味辛夏湯、)

飲、（十棗湯）留飲、（甘遂半夏湯）溢飲、（大小青竜湯）等、但以病状部位異其名、要皆淡飲耳、

丹波元簡曰、痰五飲之一、王氏脉经作淡飲、宋黄伯思法帖刊誤、載初月帖中云、淡悶干（干）嘔、淡、古淡澹之淡、干（干）、古干（干）温之干（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予考之佛典、大般若经、初分彩品云、身病有四、一者風病、二者熱病、三者痰病、四者風等種々雜病、又唐慧琳一切经音義云、淡飲徒甘反、下於禁反、謂匈上液也、医方多作淡飲、又云痰癊、上音淡、下陰禁反、案痰癊字、無定體、胸氣病也、津液因氣

凝結不散、如筋膠、引挽不斷、名為痰癖、四病根本
之中、此一總生百病、皆上焦之痰也、又義述六帖
云、四百四病、百一風、百一黄、百一熱、百一痰等、乃
知後世以痰飲為諸飲之總称、以為十病九痰、或
百病生于痰之類、皆本于内典也、而痰癖二字、在
我医方、始見肘後、乃痰飲耳、而聖恵方、三十六黄
中、有癖黄一証、此即巣源所載陰黄、惟從言者、与
痰癖之癖自異、癖痔病経、有癖痔、蓋亦陰痔已、
山田正珍曰、素樞説文爾雅並無痰字、未詳其制於
何代、殆在魏晋之際乎、葛洪抱朴子、至理巻云、甘

遂葶歷之逐痰癖、名医別録曰、梹榔除痰、王義之初月帖云、胷中淡悶肝嘔轉劇、食不可強、是字雖作淡、已指為病名者也、字典云、淡古痰字、合而考之、要淡、作痰、以為一種病名、其在魏晉之際乎、痰字始見神農本経常山巴豆二條、至于名医別録則見二十餘條、肘後方、亦有痰癖字、正字通云、古有淡陰之痰、俗作痰飲、痰証在素靈、則唯以沫唾涎液涕称之、詳見厥陰癲狂篇評熱病論、至真要大論、五癃津液別論咳論重熱、病論、腹中論等、抱朴子極言巻云、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二

書之説、校証精悉、痰字之成于後世、昭々乎明矣、

丹波元簡曰、傷寒論中風、乃是傷寒中一証、宋以後呼為傷風者、是也、而金匱中風、乃靈素所謂偏枯、後世中風之称、昉于此、夫傷寒論金匱元是一書、而同成仲景之手、理宜無以一中風之名互称両種之疾、然魏志注引曹瞞傳云、魏太祖陽敗而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叔父、以告嵩、々驚愕呼太祖、々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太祖曰、初不中風、魏武与仲景氏同漢末人、知当時有此語、又按、後漢朱浮与彭寵書、伯通猶中

風狂走、此以狂爲中風、後世狂風之狂、心風等之
稱、蓋有所由、均之東漢諸所指、遍孫、不可不知也、
若夫後世驚白癡風、落架風、食迷風之類、風字竟
不可窮詰焉、蓋風善行而數變、凡病移易變動不
定者、以風呼之耶、祿以俟識者、

東洞先生曰、素霊二書、古人以爲先秦之偽作、周南
先生曰、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
学者擇焉、難経偽以爲秦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
勝、故賓遁亦多考之扁鵲偽、亦惟偽作而已、
漢書藝文志載、黄帝内経十八巻、外経三十七巻、而

其書已亡矣、晋皇甫謐以素問鍼経、爲漢志之内経、其説曰、七略藝文志載、黄帝内経十八巻、今有鍼経九巻、素問九巻、二九十八巻、即内経也、唐王冰以素問九巻霊樞九巻爲内経、自此而還、歴代諸家無復異論、爲然二家之説、固無明據、疑士晏一時之臆説、遂致千歳之迷謬也已、

素霊之書、偽託固無論已、雖然法言古語可以治疾医之規則者、往々存于其中、如其云精者身之本也、金匱真言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陽應象大論、毒薬治其内、鍼石治其外、移精變氣論、西方之人其病生於内、其

治宜毒薬、（異法方宜論）邪気勝者、精気衰也、（玉機真蔵論）知病之所在、（三部九候論）病苦急、之食甘以緩、（蔵気法時論）毒薬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同上）毒薬所主、（疏五過論）毒薬所宜、（示従容論）知毒薬為真、（宝命全形論）邪気盛則実、精気奪則虚、（通評虚実論）邪之所湊、其気必虚、（評熱病論）有者為実、無者為虚、（調経論）齊毒薬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湯液醪醴論）精気生自穀気、（経脈別論）踈滌五蔵、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気乃平、（玉版論要）薬以祛之、食以随之、（五常政大論）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六元正紀大論）婦人重

邪、毒之如何、有故無殞、亦無殞、（六元正紀大論）真氣者、所受於天、与穀氣并而充身也、（刺節真邪論）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絶水穀則死、（平人氣象論）之數、皆疾医之要道、其他至言極多、豈可以偽託之書廃乎、如夫道家修煉之説、懸空迂濶之論、不啻無益于斯道、反害于治術、可不善擇乎、

先儒評素問、特就文辭、論其贋偽耳、至其立論之旨趣、未有辨是非如何者、雖然活眼之所看達、亦多確論矣、素問解題載諸家評品數條、今咸舉提于左方、更嗣管見之所獲、以證其出于假託焉、唯揣

海之一滴、尚恐多遺珠、書以仰大方補葺爾、

褚澄曰、素問之書、成於黄岐、運気之宗、起於素問、將古聖哲、妄耶、曰、尼父刪經、三墳於廃、扁鵲盧出、盧医遂多、尚有黄岐之医籍乎、後世之託名於聖哲也、曰、然則諸書不足信耶、曰由漢而上、有説無方、由漢而下、有方無説々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学、亦是良師、褚氏遺書

逸按、前漢藝文志、載医経々方数種、仲景博采衆方、作傷寒雑病論、豈可謂由漢而上有説無方乎、且褚書出于蕭淵偽造、其説不足取信

邵雍曰、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又曰、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皇極經世書

程頤曰、素問書出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処、絶淺近、程子文集、

竇革曰、内經十八卷、言天地生育、人之壽夭係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酒譜

朱熹曰、黄帝紀曰、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言醫者、宗焉、然黄帝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与老子出入、予謂、此言不害於理、竊意、黄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

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説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是而已也、朱子文集、

又曰、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朱子文集、

王炎曰、夫素問乃先秦古言、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不盡出於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新安文獻志)

陳振孫曰、黄帝与岐伯問答、三墳之書、無傳尚矣、然固出於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書録解題)

宋濂曰、黄帝内経、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徴、是當爲醫家之宗、(宋学士文集)

王禕曰、内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奥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青巖叢錄、

呂復曰、内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按劉向為韓諸公子所著者、乃泰素之謂、而非内經、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大略如孔記之萃於漢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李濂醫史、

顧從德曰、今世所傳内經素問、即黃帝之脈書、廣衍于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諸長老、其文遂似漢人語

而旨意所從來遠矣、宋板鐫刻素問序、

郎瑛曰、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唯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内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籍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或者醫卜未焚、當时必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学圓得人身百體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窮

素問、而説異奇瓌處、乃獲麗等爲之也、故宋濆漢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与素問注皆多苟菜栄、五物、改麥秋至、爲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爲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黄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黄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傚耶、精微論中、羅裏雄黄、禁服篇中、歃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爲岐黄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七修類稿、

方以智曰、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

祝文彦曰、内経素問、後人傳以為黄岐之書也、其論脉法病証、未必不有合于聖人之意、詞義古樸、未必不有得于古人之遺、然自余觀之、確乎為秦以後書、而非尽黄帝岐伯之言也、為附和扁諸神医必有傳于岐黄真諦、而後能彰起死回生之術、則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于後世者、而後人附會之以成是書、寔非岐黄所著也、或者曰、内経所謂黔首、蓋秦附語乎、曰不但此也、五帝皆至聖、而孔

子刪書、始唐虞、以唐虞前無書史、而至唐虞乃始
也、唐虞書不過數百言耳、而黄帝書乃至數千万
言矣、且前民利用之事、皆五帝以前聖人所為、何
他事一無書文可考、而獨治病之書、詳而尽、如是
耶、又曰、内経一書、文気堅峭、如先秦諸子而言理
該博、絶似管荀、造詞質奥、又類鬼谷、非秦時人昏
而何、或又曰、人有此等学文、曷不自著姓名、而假
托古人耶、曰如汲冢越絶等書、此人止求其書之
傳、一不必名之著、猶前人朴素之意也、若今世人
一無所見、便妄自居于作者之林矣、慶符堂集、

胡應麟曰、素問今又称内経、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黄帝内外経、五十五巻、六朝亡逸、故後人綴緝、易其名耳、以上解題、

紀昀曰、漢書藝文志載黄帝内経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称素問、晋皇甫謐甲乙経序、称鍼経九巻素問九巻、皆為内経、与漢志十八篇之数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晋間矣、故隋書経籍志、始著録也、然隋志所載祇八巻、全元起所注已闕其七、氷為宝應中人、乃自謂得舊蔵之本、補足此巻、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

巻帙獨多、与素問餘篇、絶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論序所称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巻、猶或然也、其刺法論、本病論、則冰本亦闕、不能復補矣、冰本既更其篇次、然每篇之下、必注全元起本第幾字、猶可考見其舊、第所注排抉隠奥、多所發明、其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不必去火、宜壮水之主以鎮陽光、遂開明代薛已諸人探本命門之一法、其示深按醫理者矣、四庫全書総目、

姚際恒曰、漢志有黄帝内経十八巻、隋志始有黄帝素問九巻、唐王氷為之注、氷以漢志有内経十八巻、以素問九巻霊樞経九巻、当内経十八巻、実附會也、故後人于素問係以内経者、非是、或後人将内経而行其説、為素問、亦未可知、素問之名、人難卒曉、予案漢志陰陽家有黄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与歧伯問答、故曰素問也、其書後世宗之、以為医家之祖、然其言実多穿鑿、至以為黄帝与歧伯對問、益属荒誕、然論隋志之素問、即漢志所載黄帝内外経、並依托也、他如神農風后力牧之

属盡然、豈真有其書乎、或謂此書有失、侯失王之語、秦滅六國、漢諸侯王亦除、始有失王侯者、予案、其中言黔首、又藏氣法時、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時、）尚是秦人作、又有言歳甲子、（古不以甲子紀年、）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論也、（古今偽書考）

物茂卿曰、今人多奉之、然率以文論之耳、従我道視此、則有不可以文而議者、且其書一附之所見、猶大家之振、竟難従矣、（徂徠素難評）

又曰、内経非黄帝書、而其理却是者、先儒之論、至精至確、是無它、先儒洞見義理之至極、而灼識文字之氣象也、而鋭如實華、乃以程子涅於爵號文字、雲庵亦取焉、世間何膚受之多也、大抵世医雑言内経為非聖人之書、以為失其依據、此皆兒輩之見解、可悶笑、　徂徠医言

縣周南曰、素靈之不可信也、固矣、蓋五行興於戦国術士、而盛於秦漢、其書或於秦漢之後也、然人不能無疾病、則医方自上古而有焉、惟其方以人而傳、未必有成書、後人載策、而欲借重神聖、託為黄

帝岐伯之言、婉娩之言、邃蔡不解、接黄帝者、所以託其倣擬也、臓腑経脈諸論説、必有出古人、師兼者、学者應須披沙淘金買珠還匱、雑経亦未可必出秦越人、周南医談

又曰、史遷叙方技、不及内経、可知漢無此書、班史藝文志、始列蔵籍、則是孟堅附始淘見爲、今所傳内経、其文辞卑劣、非無両漢気象、或疑班史所載古書先亡、今所傳者、後人因名擬倣爲、或疑後人改定古書、混淆私説、遂失古文耶、仝上

舟山寛曰、世有黄帝内経者、其書駁駁、呂覧不啻、抑

者淮南氏之徒爲之耶、岐伯某之於古書不概見焉、吾聞之、漢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伯之術、是蓋內外中三書鼎足立矣、抑者內經其一耶、如上古天真論四氣調神論、固是修養家言、實所謂黃老之道者、仙書內外、姑爲居其一焉、春臺先生、以鴻烈爲諸子之優孟、以其模擬人之言也、宋元以前、誠未有是也、而內經甚於彼焉、抑者爲貴溺人而陋客援其好耶、如曰藏之金匱著之玉版、不敢輕出勿敢有泄、蓋漢人重書之言、楚昏之後、自爲有

是事、故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豈不然乎、唯是医方免於秦火、而内経数言之、金匱玉函遂為方術家言、蓋亦禁方餘習已、如曰道程白常経白治数、真数至数、至真之要、諸如此要皆非先秦言也、至如曰似青帝似白帝似古庚、則是謂五行之神為帝、而直以五色称之、亦唯漢人之陋矣、而所謂古黄帝蓋軒轅氏之謂也、則岐伯時、別有一今黄帝矣、不然、特称古以識別、果何謂也、是其問方術者、非真黄帝也、其実淮南王之謂乎、王叛人也、夫既潜天子、則其客私帝、不必異為漢人貴黄老而

謂王為黄帝、抑亦夫人之所浮慕以號稱之耶、黄帝成而登天、亦於小山淮南篇及八公之咏言其以仙去耶、既曰登天、問天師而岐伯對云々、是謂岐伯為天師、抑或若王之擬天子、託登天言之耶、夫淮南喜談説方技、撰傳有之、然富貴之人、未必執技、其唯騰口説而已乎、則詩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者、素問之名、或由此而与〔與〕、靈樞並其所謂内書耶、程子謂之戰國之書、未深考也、唯是發源戰國、其流未遠、是以似之、又周南先生謂六朝之書、誠亦有六朝之言、蓋此本非精撰、而後人修補

之、非盡原文也、夫六朝之時、雖有稜毘、誰敢偽黄帝、雖有文王、誰能偽古文、且偽託古、豈離其時言者乎、故内経非必假託、莊列以後人多寓言、而内経亦非其類也、司馬子長有言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訓、亦足以見内経出於其世矣、

丹波元簡曰、余嘗著素問解題一篇、論其為漢人之作、証以前賢之数説、須刀圭之暇、繙繹子史之間、有与此相似、古人雖不必剽襲、然足觀時世之所以使然、茲舉其一二、以證非周漢以前之筆矣、上古天真論曰、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老子八十章

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又曰、以酒為漿、
漢書鮑宣傳曰、漿酒霍肉、四氣調神論曰、渴而穿
井、戰而鑄兵、晏子春秋曰、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
掘井、陰陽應象大論曰、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
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呂氏春秋盡數篇曰、精氣之
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陰易
別論曰、一陽一陰結謂之喉痺、春秋繁露曰、陰陽
之動、使人足病、口痺、六節藏象論曰、立端於始、表
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文元年左傳曰、先
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又曰、

草生五色、々々之変不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孫子兵勢篇曰、聲不過五、々声之変、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々色之変不可勝觀也、味過五、々々味之変不可勝嘗、(此居又足文矣)脉要精微論曰、陰盛則夢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倶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列子穆王篇曰、陰氣壯則夢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渉大火、而燔焫、陰陽倶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氣血論曰、発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枚乗七発曰、発蒙解惑、

未足以言也、営衛生會篇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白虎通引孔運記曰、上焦如竅、中焦如編、下焦如瀆、本神篇曰、生之来謂之精、両精相搏謂之神、随神往来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変、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一節全見子華子、其他文勢語氣、類淮南者多、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則然以為淮南王之作、豈其然歟、医賸

難経之為依託、固不俟辨也、従隋書属諸越人、歴代医人信以為実、然是亦耳鑒吠聲、要不足怪也、今稱先賢之説一二、以俟来哲之論定、

紀昀曰、難経八十一篇、漢藝文志不載、隋唐志始載、難経二巻、秦越人著、呉太医令呂廣嘗注之、則其文当出三国前、廣書今不伝、未審此本否、然唐張守節注史記扁鵲列伝、所引難経、悉与今合、則今書猶古本矣、其曰難経者、謂経文有疑、各設問難以明之、其中有此称経云、而素問霊枢無之者、則今本内経伝写脱簡也、其文辨析精微、詞致簡遠、

讀者不能遍曉、故歷代医家多有注釋、壽所採摭、
凡十一家、今惟壽書傳於世、其書首列彙考一篇、
論書之名義源流、次列闕误總数一篇、记脱文误
字、又次圖説一篇、皆不入卷数、其注則融會諸家
之説、而以己意折衷之、辨論精核、考证亦極詳審、
攖寧生傳稱、難经本靈樞素問之旨、設難釈義、其
間榮衛部位、臓府脉法、與夫経絡腧穴、辨之博矣、
而闕误或多、愚将本其旨義注而読之、即此本也、
壽本儒者、能通解古義文義、故其所注、視他家所
得為多云、 四庫總目難経本義説

又曰、難経漢藝文志不載、隋志始著於録、雖未必越人之書、然三国已有呂博望注本、而張機傷寒論平脈篇中、所称経説、今在第五難中、則亦後漢良医之所為、歴代以来、与霊枢素問並尊、絶無異論、大椿雖研究内経、未必学出古人上、遽相排斥、未見其然、况大椿所據者、内経、而素問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唐王氷始称得舊本補之、宋林億等校正、已称其天元紀大論以下、与素問餘篇、絶不相通、疑氷取陰陽大論、以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則氷本亦闕、其間字句異同、林億又復有校改、

注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為後人所乱、而難經反為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内經、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与今亦不甚同、即有舛互、亦宜兩存、遽執以駁難經之誤、是何異談六經者、執開元改隷之本、以駁漢博士耶、仝上難經之釈説、

姚際恒曰、晁子止云、漢志但有扁鵲内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遂属之越人、皆不可考、恒案、僞書序曰、撰用素問九巻八十一難、八十一難者即指素問九巻而言也、六朝人又為此絶可笑、古今僞書考

丹波元簡曰、此経不詳何人作、隋以上則附之于黄帝、唐而降則属之越人、隋経籍志云、黄帝八十一難経二巻、蓋原于帝王世紀之説也、楊玄操曰、秦越人之所作也、王勃曰、秦越人始定立章句、（王勃難経序見文苑英華、其言汗怪可疑矣、）舊唐経籍志曰、黄帝八十一難経一巻、秦越人撰、按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於扁鵲傳首、引楊玄操難経序文、則楊玄操開元以前人、而其属之秦越人者、豈創于楊玄操歟、司馬遷曰、天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蓋論脈莫精於難経、則其説之所以起也、夫世紀之書、閲數書所引、

虚実相半、難以取信、扁鵲所作、唐而上無說、実尚可疑矣、雖然八十一難、其目已見於仲景自序、而叔和脈経、士晏甲乙、往々引其文、則漢以上人所撰、要之不失爲古医経、亦何必論其作者、胡應麟云、班史扁鵲有内経九巻、外経十二巻、或即今難経也、此說難憑、難経解題

東洞先生云、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薬功、豈可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年、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溺、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辯而明矣、後世服食

家說、攙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又曰、本草曰、某藥入其經其臟、又曰、某藥治某經病、
某藥某經之藥也、某物某臟之劑也、其分別配合
歷々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
以此治病、則其爲牽強、可以知已、古法唯因上下
表裏所主、而處方不同焉耳、

班史錄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而本艸之目
不見焉、乃知前漢尚無此書矣、然郊祀志曰、候神
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
注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又平帝

本紀曰、始元五年、挙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軺傳、遣詣京師、又楼護傳曰、護少誦医経本草方術数十万言、然則当時已有其説也、可知矣、唯未有成書耳、阮孝緒七録、始載神農本草経三巻、陶通明見其書多後漢郡縣、以為仲景元化等所記者、誤矣、嗚呼甚矣、識難也、豈特才難之乎、

王安道曰、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中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毎至於此、未始不歎夫孟子所謂尽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辨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

後人、固不待予獨〻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予獨〻必嘗而始知、則不可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予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農衰疾俱備、而歷試之乎、況穢汚之藥、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其所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而不嘗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予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

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為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虫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為然、故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嘗之、有毒偶見於嘗而毒焉、有矣、豈中毒者、日七十乎、後以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苑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本草名義、古来未有能詳之者、韓保昇曰、藥有玉石草木虫獸、而云本草者、為諸藥中草類最多也、按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医藥興焉、而不及其他也、

蓋薬滋之道、本于嘗艸、廣及其它、而後治病之用備矣、是其所以名本草經矣、且薬字從艸者、其義可見矣、後人或謂本艸經之誤者、誤矣、

寇宗奭曰、漢書雖言本草、不能明自何代而作、淮南子雖言神農嘗百草以和薬、亦無本草之名、惟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医方、以療衆疾、乃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始、宗奭信世紀無稽之言、以為黃岐實定本草經、殊不知素靈本草皆出後人纂述耳、是可與賢明遠理之士言、不可與不学局陋之徒語也、

呂復曰、本草三巻、舊称神農本経、漢藝文志、未嘗録、至梁陶隠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其書應与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李濂医史

姚際恒曰、漢志無投、漢平帝紀、詔天下、挙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見于此、梁録載神農本草経三巻、隋志因之、書中有後漢郡縣人名、以為東漢人作也、其後以代日増、今並雑為一、不可致詰矣、古今偽書考、

物茂卿曰、神農之時、食總穀粒、衣尚皮毛、宮室器具、凡百緊要物事、猶且無有、若世而聖人還作文字、

則聖人可謂不知時務矣、所謂神農嘗百草、亦惟七八種若十數種、口傳而相教焉耳、及黄帝之時、衣服宮室、器具制度、方如草創、於是蒼頡始造文字、乃知伏犧龍書、神農穂書、悉為後人所擬、又知黄帝有書、亦唯如後世民間帳簿目録之比已、尚何本草経三巻、内経十八巻、浩博文字之有哉、是不待智者而可知也、若謂必有之、則是大不近人情矣、能讀儒書而知古今民俗之醇醨、与聖人随世設教之不同、及夫文字氣象者、将無疑乎吾言矣、如夫屑々乎、以藥性功能之有否、論本草之非

神農書、可謂不知大體也、（下署徂徠先生医言）
縣桁主曰、医家固不可無本草也、而今之本草不下數十家、亦皆駁雜、薫蕕兼収、如薬性主治、旁通多可、使人無有適從也、其実非為揀薬発、唯博洽自誇、終無有要旨、神農本経、雷公炮炙、伊尹湯液、世実有此書乎、近来采薬家、尠能辨其非、亦且自微尤所為者、皆非医之要務、僅備好事之采覧耳、甚者皆戴毛石、収砂礫木頭竹屑、畜蔵自珍、曽不益于避、況造舟、如此則不若為胃〔骨〕董之舗也、医家須唯採所有用者、試験必実、芟繁就簡、以備于緩急、

可矣、何必車汗牛充棟、医事[illegible]
丹波元簡曰、孟子載為神農言者許行、而不言及医薬、神農嘗百草製医薬、世多引淮南子為證、余嘗考淮南文、殊不然矣、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実、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之毒、然其嘗百草、為別民之可食者、而非定医薬也、乃神農之所以称農也、陸賈新語曰、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神農、以為行虫走

獸、雜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亦可以証矣、而其云神農定百茶者、昉見世本、太平御覧引而鄭玄周礼注神農子儀之術、蓋其說之来、尚矣、而孔叢子云、伏義嘗味百薬、乃在神農之前、楊朱云、五帝之事如覚如夢、矧於三皇乎、要之不可知、亦不可窮而已、医賸

我邦医家、詳究本草、觀類聚国史、延喜式、朝野郡載等、可見矣、如續後撰集徒然草之類、雖歌咏寓託之言、尚足以觀其時世矣、又延暦中和気広世著茶経、大医博士源輔世、撰和名本艸、其書並不傳

為意者、古書已佚者、恐不止于此、可歎、

鄴覈玉史、天平宝字二年、詔曰、使医生讀太素甲乙、脉經本草、鍼生、讀素問、鍼經、明堂脉訣、又日本後記、弘仁十二月癸巳、勅、置針生五人、令讀新修本草經、明堂經、劉涓子方、鬼遺方、各一部、兼少師集驗千金廣濟方等中、治瘡方、夫叔和脉經之書、大抵由仲景之方法者也、然則長沙之道、早傳于斯也、可以知矣、自宋明方書之行、古道掃地、可勝嘆乎哉、其以素問靈樞、為鍼生之業者、太有理也、

物產之学、稲生若水、為之嚆矢、松岡恕庵、丹羽正伯、

野呂元丈、李本黙堂、皆出于其門、恕庵尤為宏博、香川太冲、戸田旭山、田村藍水、各有選著、近世物産専業之家、寝矣、然但索隠討奇、不事実用、畢生之所為、挙帰于無用、是尤可慨焉、若能尽心於治疾之途、亦必無補前人之遺者、何屑々乎、従精於無益之為、

張戴人曰、不読本草、焉知薬性、専泥薬性、決不識病、假饒識病、未必済法、識病済法、工中之甲、可謂一部学則矣、

今附、唱古医道者、率不学無術、立門戸、持異説、以奪

人意、修邊幅、飾外貌、以欺白俗者、比々皆然、其所言所行、浮誕軽挙、絶無真実之見、教人於非命、而如不相共者、嗚呼活人仁術、果何在、豈可不慨嘆矣、

醫貴才氣俊敏、貴学識博大、学識不博大、不能稽古明今、才気不俊敏、不能投機處変、蓋才出於天性、学成於修為也、雖然必也有学之醇、而後才可得而達、有才之美而後学可得而成、然而非有好生之心、未以可与斯、是古今所以乏良医也、

橘黄醫談巻下畢